

## 大陆游客主动“三退” 感谢法轮功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】欧洲虽然还是春寒期间,但是旅游景点的大陆团渐渐多起来了。大陆出现的环境严重污染,因为和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,牵动着每个大陆游客,他们或紧张害怕,或悲观绝望,都说:“没法活了!怎么办?”经义工讲清真相,他们马上表态“三退”(退党、退团、退队),求神佛保佑。有游客说:“江泽民完了,共产党完了,快退吧!”经常能听到游客说:“救我们命的是法轮功,法轮大法好!”

一群北京游客高呼:“法轮大法好!”

一车北京游客,开始陆陆续续上车准备离开了,导游也在催游客上车。义工跑过来派发真相资料劝退。一群游客对义工夸破网软件好,能安全翻墙上网看真相,“要不我们就成聋子、瞎子了!”“谢谢那些讲真相的网站!”常翻墙上网看真相的游客,退党不用劝,一说就退,有的主动找义工做“三退”,索要真相资料。

一对经常翻墙的老夫妇对排队等着“三退”的人说:“退完了,拿份大纪元报纸看看,在国内见不着啊。”有游客问:“是法轮功的?”义工说:“是法轮功学员办的。”问

话的游客说:“那我拿一份,法轮功的材料我要,现在就是法轮功不说假话。”周围的人也伸手说:“拿一份,拿一份。”人群里有人喊:“法轮大法好!”义工高兴地 and 游客一起高呼:“法轮大法好!”

转眼,一手推车的资料都拿光了。做了“三退”的游客各个喜笑颜开,争着和义工握手,说:“真的太谢谢了,是法轮功救了我们,谢谢法轮功!我们求神佛保佑,我们相信能有好的未来。”

北京游客:有这么好的办法能保平安,干嘛不退?

一车北京游客,没等义工开口讲真相,自己开始控诉北京的环境污染:“吃的、喝的、吸的都是毒的。上海人喝猪汤,北京人吸毒烟,更厉害。我们等于在慢性自杀!老百姓无处逃无处躲,是在等死啊!出来一看人家国外的环境,北京更不是人待的

地方!共产党只顾自己捞,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”义工说,靠共产党解决不了了,今天的毒环境就是中共一手造成的。大家可以自救,“天要灭中共,‘三退’保平安”。游客说:“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害惨了,就得遭天灭!”有游客说:“要是‘三退’能保平安,干嘛不退啊?”有的游客说:“谁还信共产党啊,恨还恨不过来呢!”周围的游客跟着说:“退!不含糊,都退!”一车人基本都做了“三退”。◇



【明慧网·山东来稿】我是山东青岛人,老伴修炼法轮功多年。我不炼,但觉得有道理。二零一一年,我在外地打工经常肚子疼,去看了一些医生,药也没少吃,可是肚子疼得越来越频繁。回家后,家人把我送到潍坊肿瘤医院、青岛医院,还是没查出什么病。这时我心想整天鼓吹现代医学科技如何发达,有病都查不出来,还不如回家跟老伴学炼法轮功呢。医生也跟家人说:不行手术割开看看。我心想哪有这样看病的。回家住了一宿,肚子疼痛难忍,就又回到医院,手术割开一看,癌肿瘤在肠子上象葡萄粒子一样多,无法手术,就又缝上了。家人只好安慰我说:给你做完手术了,回家养着就好了。

回来后,我就天天看《转法轮》(法轮大法主要书籍之一),能看多少看多少,坚持天天看,决心跟着老伴一起修炼法轮功。奇迹出现了。老伴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身体,就把实情告诉了我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我是在等死,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要向全世界的人说:法轮大法好!我已走入法轮功修炼。

等死的肠癌患者获新生

回来后,我就天天看《转法轮》(法轮大法主要书籍之一),能看多少看多少,坚持天天看,决心跟着老伴一起修炼法轮功。奇迹出现了。老伴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身体,就把实情告诉了我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我是在等死,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要向全世界的人说:法轮大法好!我已走入法轮功修炼。

回来后,我就天天看《转法轮》(法轮大法主要书籍之一),能看多少看多少,坚持天天看,决心跟着老伴一起修炼法轮功。奇迹出现了。老伴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身体,就把实情告诉了我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我是在等死,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要向全世界的人说:法轮大法好!我已走入法轮功修炼。



## 澳著名淘金镇游行 法轮功受瞩目

【明慧网】2013年3月31日,澳洲维省著名的旅游胜地——班迪戈数万名市民以及从全澳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倾城而出,早早就守在市政厅街道两侧,观赏复活节大游行。受到特别邀请前来表演的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,一经亮相,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喝彩。

班迪戈是澳洲历史上著名的淘金地,也是早期华人移民的定居城市



之一。当年蜂拥而至的华人矿工令这个淘金重镇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。

# 合肥三位女精英 在狱中遭摧残

【明慧网】“头抬不起，眼看不见，腿不能走”——这是朱维英的儿子到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探监时，看到的母亲的悲惨状况，当时他母亲朱维英是被用人用担架抬出来相见的。监狱头目还说：什么条件都够保外就医了，但不“转化”不行。

朱维英原是合肥梅山饭店经理，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。在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，遭到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安徽建工学院副教授吴晓华、合肥中级法院一级法官黎梅，她们都是因拒绝“转化”，被迫害出严重病症，监狱至今不让她们保外就医。

“转化”，是中共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“真善忍”信仰的一个“术语”。中共将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监狱、劳教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里，百般折磨，唯一目的，就是“转化”。按他们的说法，杀人放火不管，就是不能信“真善忍”。

## 饭店经理朱维英被迫害致失明不能行走

朱维英，女，六十岁左右，原合肥梅山饭店经理。因坚信法轮大法，屡遭中共迫害。二零零二年五月，她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并被非法延期三个月。她从劳教所出来后，因不法人员不断上门骚扰，她被迫流离失所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她曾几次被绑架，都走脱。

二零一一年六月，朱维英与法轮功学员郑德明同时被绑架。合肥庐阳区法院很快对朱维英秘密非法判刑。庐阳区公安局、检察院及法院都故意不给其家人任何消息。

朱维英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后，因拒绝所谓“转化”，已被迫害的再度失明，无法行走。

朱维英遭迫害详情及参与迫害责任人待查。

## 大学教授吴晓华被迫害致不能行走

安徽建工学院副教授吴晓华，曾被中共绑架十二、三次，曾多次被长年关押精神病院迫害。她最近一次被绑架发生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，并再次

被劫持到合肥市精神病医院迫害，后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，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，现已被迫害致不能行走，大小便失禁。

吴晓华现年约五十七岁，合肥市安徽建工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。吴晓华教授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一案引起国际上的关注，同时也是联合国“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”关注的案件之一。该工作组于二零零四年九月访问中国时，吴晓华是该工作组列出的被迫害者名单上的一个。但是，中共政府既不提供关于吴晓华教授的最新情况，也不让工作组与吴教授见面。

联合国“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”在关于吴晓华教授案件的报告中描述：二零零一年十月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在上海召开期间，她的家被包围，为防止她到上海去请愿。后来她又又被送往一个女子劳教所。她在劳教所受到各种折磨，包括被用卫生纸沾了小便堵口，特别是到厕所捡来用过的满是血迹的卫生巾堵嘴。二零零一年十月中旬，为了抗议无辜被抓，她绝食绝水近十天后被送往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（合肥市精神病院）。在那里她被脱光衣服，做电针、打电麻、浑身通电。一名姓李的医生还威胁她以后再绝食要电休克。她还被强迫灌精神病的药和打针。另外还有报告显示，吴教授第一次被抓是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她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。她在安徽女子劳教所遭到酷刑折磨。之后又被转往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，在那里同样遭到各种虐待，包括被锁在一个满是蚊子的大澡堂内一夜，并被强迫在长了很多蜘蛛网的猪圈里大小便。二零零一年四月她再次被捕。

而这仅仅是吴晓华遭到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冰山一角，之后她一次次被绑架，一次次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。中共一方面把她当精神

病人迫害，一方面又将她非法判刑。现在，她在狱中已被迫害的无法行走。

## 一级法官黎梅被迫害致腹水 进食困难

黎梅，女，五十多岁，合肥市中级法院一级法官。在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遭到残酷折磨，现被迫害致进食困难，无法排便，腹部出现肿块，并腹水。这样，她还每天被逼罚站，身体遭受到极大的摧残，极度虚弱。

黎梅作为一名法官，刚正不阿、为民做主、惩恶扬善，具有一副侠义心肠，在单位里是同事公认的好人，被访民誉为“黎青天”。她时时按照法轮大法“真善忍”的要求修心向善，悲天悯人，经常救济帮助困厄之人。二零零八年有一天在黎梅下班途中，一乞讨的中年男子病倒在路边，奄奄一息，艰难的向行人祈求帮助，然而来来往往的路人却对此视而不见，置之不理。见此情景，善良的黎梅含着泪水将乞丐搀扶起，打的将他带到家中，让他洗净污秽的身体，还请来医生给他打针开药。在黎梅的精心照料下，乞丐很快康复了。离开黎梅的家时，乞丐痛哭流涕，对着黎梅一遍又一遍的说：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。

然而她却因为修炼法轮功，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合肥市“610”（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）、政法委、公安局等几十人闯入她位于中级法院宿舍的家中将她绑架，劫持到安徽省南湖劳教所农场非法劳教一年。冤狱期满后，因她不放弃“真、善、忍”信仰，又被绑架至合肥市翡翠园宾馆洗脑班迫害，仍改变不了她的正信，恶人又将其转至合肥市清风苑宾馆洗脑班、合肥市第二看守所。